列傳第二十二　　南齊書四十一

臣蕭　子顯　撰

張融

周顒

張融字思光吳郡吳人也祖褘晉琅邪王國郎中令父暢宋會稽太守融年弱冠道士同郡陸脩靜以白鷺羽麈尾扇遺融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宋孝武聞融有早譽解褐爲新安王北中郎參軍孝武起新安寺僚佐多儭錢帛融獨儭

百錢帝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祿出爲封溪令從叔永出後渚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廣越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浮海至交州於海中作海賦曰蓋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形寅內敷情敷外寅者言之業也吾遠職荒旨將海得地行關入浪宿渚經波傅懷樹觀長滿朝夕東西無里南北如天反覆懸烏表裏菟色壯哉水之奇也奇哉水之壯也故古人以之頌其所見吾問翰而賦之焉當其濟興絕感豈覺人在我外木生之作君自君矣分渾始地判氣初天作成萬物爲山爲川揔川振會導海飛門爾其海之狀也之相也則窮區沒渚萬里藏岸控會河濟朝揔江漢回混浩潰巔倒發濤浮天振遠灌日飛高摐（麤江）撞則八紘摧隤鼓怒則九紐折裂擔（於活）長風以舉波漷（音郭）天地而爲勢蟄（音蟄）澤（于及）湝（音沓）洽（音合）來往相辛（麤合）汩（子突）湥（音突）澍（於渤）渤窐（紆狀）石成窟西

衝虞淵之曲東振湯谷之阿若木於是乎倒覆
折扶桑而爲渣（在牙）濩濼（音藥）淵（音門）渾涫（於官）湁（於和）碨
（於磊）雍渤（非勃）淬（音卒）淪（音崙）潯（音尊）灡淺壟嵸（子拱）湍轉
則日月似驚浪動而星河如覆既烈太山與崑
崙相壓而共潰又盛雷車震漢破天以折轂淃
（於員）漣涴（於卵）瀨（於嬾）輾轉縱橫揚珠起玉流鏡飛明
是其回堆曲浦欹關弱渚之形勢也沙嶼相接
洲島相連東西南北如滿于天梁禽楚獸胡木漢
草之所生焉長風動路深雲暗道之所經焉苕

苕蔕蔕窅翳翳晨烏宿（音秀）於東隅落河浪
其西界茫沆（于剛）汴（無河）汩（于突）磈（于磊）漫（無官）桓
旁踞委岳橫竦危巒重彰岌岌攢嶺聚立
嵂（呂兀）礹（音窟）崊（呂今）嶔（欽）架石相陰蔭隤（徒罪）陁陁
橫出旁入嵬嵬（支罪）磊磊若相追而下及峯勢縱
橫岫形參錯或如前而未進乍非遷而已却天
抗暉於東曲日倒麗於西阿嶺集雪以懷鏡
巖照春而自華江洚（許江）洎洎（許百）漈（子曷）巖拍（芬百）嶺
觸山礦石汙漭（于各）溱（音寒）況（于朗）碨（於磊）泱（於朗）濃泂（音阿）流

柴磹五感反岏五窟頓浪低波蓉苦降砍苦交硗苦江折
嶺挫峯窄浪硠音郎拉崩山相磕苦合萬里藹藹
極路天外電戰雷奔倒地相磕獸門象逸魚路
鯨奔水遽龍魄陸振虎魂却瞻無後向望行
前長尋高眺唯水與天若乃山橫蹴浪風倒摧
波磊若驚山竭嶺以竦石鬱若飛煙奔雲以
振霞連瑤光而交綵接玉繩以通華爾乎夜
滿深霧晝密長雲高河滅景萬里無文山門
幽暖岫户蓋蓋九天相掩玉地交氛汪汪橫橫音皇

沆沆千剛浩浩音韋淬麤貴潰大人之表泱於朗蕩君子
之外風沫相排日閏雲開浪散波合岳起山隤
若乃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
路爾其奇名出録詭物無書高岸乳鳥橫門
產魚則何懼音羅鱅音容鮨音詣鯡音非魞音人鰊音果鰨音滑哄
日吐霞吞河漱月氣開地震聲動天發噴灑
噦於月噫於戒流雨而揚雲喬髗壯脊架岳而飛墳
踁音挺動崩五山之勢瞷矣簡睔矣觝煥七曜之文蠵蠵
瑁蛑綺貝繡螺玄珠互綵綠紫相華遊風秋瀨

泳景登春伏鱗漬綵昇魵洗文若乃春代秋
緒歲去　歸柔風麗景晴雲積暉起龍塗
於靈步翔螭道之神飛浮微雲之如瞢落輕
雨之依依觸巧塗而磩去紺遠抵欒木以激揚浪
相礴傍各而起千狀波獨湧乎驚萬容蘋藻留映
荷芰提陰扶容曼綵秀遠華深明藕移玉
清蓮代金盱芬芳於遥渚汎灼爍於長潯浮
艫雜軸遊舶交艘　軒帳席方遠連高入驚
波而箭絕振排天之雄飆越湯谷以逐景渡

虞淵以追月徧萬里而無時浹天地於揮忽雕
隼飛而未半鯤龍趠貪教而不逮舟人未及復其
喘已周流宇宙之外矣陰鳥陽禽春毛秋羽遠
翅風遊高翮雲舉翔歸棲去連陰日路瀾漲波
渚陶玄浴素長紘而斷平表九絕雉翥成霞
鴻飛起雪合聲鳴侶並翰翻羣飛關溢繡流
浦照文爾夫人微亮氣小白如淋涼空澄遠增漢
無陰照天容於鯞　鏡河色於魦潯括蓋餘以
進廣浸夏洲以洞深形每驚而義維靜跡有事

而道無心於是乎山海藏陰雲塵入岫天英徧華
日色盈秀則若士神中琴高道外袖輕羽以衣風
逸玄裾於雲帶筵秋月於源潮帳春霞於秀瀨
曬蓬萊之靈岫望方壺之妙闕樹遏日以飛柯
嶺回峯以蹴月空居無俗素館何塵谷門風道
林路雲具若乃幽崖陋（於夾）陋（倉夾）隈隩之窮駿波
虎浪之氣激勢之所不攻有卉有木爲灌爲叢
絡糅網雜結葉相籠通雲交拂連韻共風蕩
洲礉（去角）岸而千里若崩衝崖沃島其萬國如戰
振駿氣以擺雷飛雄光以倒電若夫增雲不氣
流風斂聲瀾文復動波色還驚明月何遠沙裏
分星至其積珍全遠架寶諭深瓊池玉壑珠
岫珂岑合日開夜舒月解陰珊瑚開繢瑠璃竦
華丹文鏡色雜照冰霞洪洪潰潰浴千日月淹
漢星墟滲河天界風何本而自生雲無從而空
滅　麗色以拂烟鏡懸暉以照雪爾乃方員去
我混然落情氣暄而濁化靜自清心無終故不
滯志不敗而無成既覆舟而載舟固以死而以生弘芻

狗於人獸導至本以充形雖萬物之日用諒何
緯其何經道湛天初機茂形外亡有所以而有
非膠有於生末亡無所以而無信無心以入太
不動動是使山岳相崩不聲聲故能天地交泰
行藏虛於用舍應感亮於圓會仁者見之謂之
仁達者見之謂之達咶者幾於上善吾信哉其
爲大矣融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還京師以
示鎮國將軍顧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
但悵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之曰漉沙構白熬

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
凱之與融兄有恩好凱之卒融身負墳土在南
與交阯太守卞展有舊展於嶺南爲人所殺融
挺身奔赴舉秀才對策中第爲尚書殿中郎不
就爲儀曹郎泰始五年明帝取荊郢湘雍四州
射手叛者斬亡身及家長者家口沒奚官元徽
初郢州射手有叛者融議家人家長罪所不及
亡身刑五年尋請假奔叔父喪道中罰幹錢敬
道鞭杖五十寄繫延陵獄大明五年制二品清

官行僅幹杖不得出十爲左丞孫緬所奏免官
尋復位攝祠倉部二曹領事劉勔戰死祠曹議
上應哭勔不融議宜哭於是始舉哀倉曹又以
正月俗人所忌太倉爲可開不融議不宜拘束
小忌尋兼掌正厨融見宰殺回車徑去自
表解職爲安成王撫軍倉曹參軍轉南陽
王友融父暢先爲丞相長史義宣事難暢
爲王立謨所録將殺之立謨子瞻爲南陽
王前軍長史融啓求去官不許融家貧願



禄初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融昔稱紛學早
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葦席弱年所
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民生多待
榛栗棗脩女贄既長東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
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兵
一丞雖屢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爲之融不
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
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人與吏部尚書王
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辨責退不知

賤兀然造化忽如草木實以家貧累積孤寡
傷心八姪俱孤二弟頗弱撫之而感古人以悲
豈能山海陋禄甲融情累阮籍愛東平土風融亦
欣晉平悶外時議以融非治民才竟不果辟
太祖太傅掾歷驃騎豫章王司空諮議參軍遷
中書郎非所好乞爲中散大夫不許融風止詭
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隨
例同行常稽遲不進太祖素奇愛融爲太尉時
時與融款接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



二即位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麤故誠乃素
懷有本交爾監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
謂雖故乃勝新是吾所著已今裁減稱卿之體
并履一量融與吏部尚書何戡善往詣戡誤通
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外望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其爲
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其爲
異如此又爲長沙王鎮軍竟陵王征北諮議並
領記室司徒從事中郎永明二年揔明觀講勑
朝臣集聽融扶入就揔私索酒飲之難問既畢

乃長嘆曰嗚呼仲尼獨何人哉爲御史中丞到
撝所奏免官尋復融形貌短醜精神清澈王敬
則見融革帶垂寬殆將至骼謂之曰革帶太急
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爲融假東出世祖問融
住在何處融荅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
上以問融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
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虜中聞融名上使融
接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顧之而言曰張融是
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嚬蹙久之曰先君
不幸名達六夷豫章王大會賓僚融食炙始
畢行炙人便去融欲求鹽蒜白終不言方搖食貨
半日乃息出入朝廷皆拭目驚觀之八年朝臣
賀衆端公事融袪入拜起復爲有司所奏見原
遷司徒右長史竟陵張欣時爲諸暨令坐罪
當死欣時父興世宋世討南譙王義宣官軍欲
殺融父暢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興世
卒融著高履負土成墳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
乞代欣時死子良荅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

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遷黃門郎太子中庶子
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忌月三旬不聽樂事嫂
甚謹宋丞相起事父暢以不同將見殺司馬竺
超民諫免之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
緣竺司馬得沽爾等必報其子弟後超民孫
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往弔之悉脫衣以爲臍
披牛被而反常以兄事微豫章王嶷竟陵王子
良薨自以身經佐吏哭輒盡慟建武四年病卒
年五十四遺令建白旌無旅不設祭令人捉麈

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
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
品法華經妾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又曰以吾
平生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
閨閤融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白黑談論鮮
能抗拒永明中遇疾爲問律自序曰吾文章之
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
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政當使
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

人離下且中代之文道體關變尺寸相資彌縫
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顛溫涼而錯
寒暑綜哀樂而橫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
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
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
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耳義
之為用將使性入清波塵洗猶沐無得釣聲同
利舉價如高俾是道場險成軍路吾昔嗜僧

言多肆法猶此書無遊乎言笑而汝等無幸又云
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此外如樹銅
為吾每以不爾為恨爾曹當振綱也臨卒又
戒其子曰手澤存焉況父書不讀況父音情婉在
其韻吾意不然別遺爾音吾文體英絕變而屢
奇既不能遠至漢魏故無取嗟晉宋豈吾天挺
蓋不隕家聲汝若不看父祖之意欲汝見也可
號哭而看之融自名集為王海司徒褚淵問王
海名融荅王以比德海崇上善文集數十卷行

於世張氏知名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
周顒字彥倫汝南安城人晉左光祿大夫顗七
世孫也祖虎頭員外常侍父恂歸鄉相顒少爲
族祖朗所知解褐海陵國侍郎益州刺史蕭惠
開賞異顒攜入蜀爲厲鋒將軍帶肥鄉成都二
縣令轉惠開輔國府參軍將軍令如故仍爲府
主簿常謂惠開性太險俊每致諫惠開不悅荅
顒曰天險地險王公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隨惠
開還都宋明帝頗好言理以顒有辭義引入殿

內親近宿直帝所爲慘毒之事顒不敢顯諫輒
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爲之小止轉安成王
撫軍行參軍元徽初出爲剡令有恩惠百姓思
遠還歷邵陵王南中郎三府參軍太祖輔政引
接顒顒善尺牘沈攸之送絕交書太祖口授令
顒裁荅轉齊臺殿中郎建元初爲長沙王參
軍後軍參軍山陰令縣舊訂滂民以供雜使顒
言之於太守聞喜公子良曰竊見滂民之困困
實極矣役命有常祗應轉竭蹙迫驅催莫安

其所險者或竄避山湖困者自經溝瀆爾亦有
摧臂斮手苟自殘落販傭貼子權赴急難每至
滂使發動遵赴常促輒有柤杖被綠稽顙階垂
汒涕告哀不知所侲下官未嘗不臨食罷筯當
書偃筆爲之久之愴不能已交事不濟不得不
就加捶罰見此卒酸時不可過山陰邦治事倍
餘城然略聞諸縣亦處處皆躓唯上虞以百戶
滂大爲優足過此列城不無凋罄宜應有以普
救倒懸設流開便則轉患爲功得之何遠還爲

文惠太子中軍録事參軍隨府轉征北文惠在
東宮顒還正員郎始興王前軍諮議直侍殿省
復見賞遇顒音辭辯麗出言不窮宮商朱紫
發口成句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立空假
名立不空假名設不空假名難空假名設空假
名難不空假名假名空難二宗又立假名空西涼
州智林道人遺顒書曰此義旨趣似非始開妙聲
中絕六七十載貧道年二十時便得此義竊每歡
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

乃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
多人過江東略是無一貧道捉麈尾來四十餘年
東西講說謬重一時餘義頗見宗録唯有此塗
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
始是眞實行道第一功德其論見重如此顒於
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轉太子僕兼著作
撰起居注遷中書郎兼著作如故常遊侍東宮
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恒散隸書
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顒書玄圃茅齋壁

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顒換之顒笑而荅
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每賓友會同顒虛席
晤語辭韻如流聽者忘倦兼善老易與張融
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清貧寡欲終日
長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衛將軍王儉謂顒
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
惠太子問顒菜食何未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
末晚菘時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妾太子又問
顒卿精進何如何胤顒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

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其言辭應變皆如此也轉國子博士兼著作如故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後何偁言斷食生猶欲食良肉白魚鯉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疑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但至於車螯蚶蠣眉肉關慙渾沌之奇礦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廚永為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屹議大怒偁兄黙亦遁節清信顯與書勸令菜食曰丈人之所以未極遐蹈或在不近全菜邪脫灑離析之討鼎俎網罟之興載策其來寔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脩仍復為之品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殺將無厓畔善為士者当亘不以怒已為懷是以各靜封疆罔相陵軼況乃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而終身朝脯資之以永彼就寃

殘莫能自列我業久長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卯
跪薄易矜歉彼弱麑顧步宜愍觀其飲喙
飛沈使人物憐悼況可心心撲褫加復恣忍吞
嚼至乃野牧盛羣閉豢重圈量肉揣毛以俟
枝剝如土委地僉謂常理百爲愴息事豈一塗
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 如使此道果然而
形未息則一往一來 一生一死 常事雜報
如家人天如客遇客日尠在家日多吾儕信
業未足長免則傷心之慘行亦息念丈人於

血氣之類雖無身踐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
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
性之一啓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
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豈不使人多愧衆生
之稟此形質以畜肌膋皆由其積壅癡迷沈
流莫反報受穢濁歷苦酸長此甘與肥皆無
明之報聚也何至復引此滋腴自汙腸胃丈人
得此有素聊復寸言發起耳顒卒官時會呈儉
講孝經未畢舉曇濟自代學者榮之官爲給

事中

史臣曰弘毅存容至仁表貌汲黯剛戇崔琰聲姿然後能不憚雄桀亟成譏犯張融標心託旨全等塵外吐納風雲不論人物而干君會友敦義納忠誕不越檢常在名教若夫奇偉之稱則虞翻陸績不得獨擅於前也

贊曰思光矯矯萬里千仞升同應諧黜同解擯務在連衡不謀銷印彥倫辭辯苦節清韻白馬橫擒雲梯獨振

列傳第二十二

南齊書四十一

張融海賦文多脫誤諸本同

列傳第二十三　南齊書四十二

王晏　蕭諶　蕭坦之　江祏

臣蕭　子顯　撰

王晏字士彥琅邪臨沂人也祖弘之通直常侍父普曜祕書監晏宋大明末起家臨賀王國常侍員外郎巴陵王征北板參軍安成王撫軍板

刑獄隨府轉車騎晉熙王燮爲郢州晏爲安西
主簿世祖爲長史與晏相遇府轉鎮西板晏記
室諮議沈攸之事難鎮西職僚皆隨世祖鎮盆
城上時權勢雖重而衆情猶有疑惑晏便專心
奉事軍旅書翰皆委焉性甚便僻漸見親侍乃
留爲上征虜撫軍府板諮議領記室從還都遷
領軍司馬中軍從事中郎常在上府參議機密
建元初轉太子中庶子世祖在東宮專斷朝事
多不聞啓晏慮及罪稱疾自疎尋領射聲校尉
不拜世祖即位轉長兼侍中意任舊永明元
年領步兵校尉遷侍中祭酒校尉如故遭母喪
起爲輔國將軍司徒左長史晏父普曜藉晏勢
官多歷通宮晏尋遷左僕將軍加給事中未拜
而普曜卒居喪有稱起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
濟陽太守未拜遷衛尉將軍如故四年轉太子
詹事加散騎常侍六年轉丹陽尹常侍如故晏
位任親重朝夕進見言論朝事自豫章王以疑
書令王儉皆降意以接之而晏每以疎漏被上

呵責連稱疾久之上以晏須祿養七年轉為江
州刺史晏固辭不願出外見許留為吏部尚書
領太子右衛率終以舊恩見寵時令王倫雖貴
而疎晏既領選權行臺閣與倫頗不平倫卒禮
官議謚上欲依王導等謚為文獻晏啓上曰道寻乃
得此謚但宋以來不加素族出謂親人曰平頭
憲事已行矣八年改領右衛將軍陳疾自解上
欲以高祖代晏領選手敕問之晏啓曰諱清幹
有餘然不諳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上乃止明年
遷侍中領太子詹事本州中正又以疾辭十手
敕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中
正如故十一年遷右僕射領太孫右衛率世祖
崩遺旨以尚書事付晏及徐孝嗣令久於其職
鄧林即位轉左僕射中正如故隆昌元年加侍
中高宗謀廢立晏便鄉音應推奉延興元年轉
尚書令加後將軍侍中中正如故封曲江縣侯
邑千戶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殿高宗與
晏宴於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

今定何如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給班劍二十人侍中令中正如故又加兵百人領太子少傅進爵爲公增邑爲二千戶以虜動給兵千人曼爲人篤於親舊爲世祖所稱至是自謂佐命惟新言論常非薄世祖故事衆始怪之高宗雖以事際須曼而心相疑斥料簡世祖中詔得與曼手敕三百餘紙皆是論國家事以此愈猜薄之初即位始安王遥光便勸誅曼帝曰曼於我有勳且未有罪遥光曰曼尚不能爲武帝安能爲陛下帝默然變色時帝常遺悉腹左右陳世範等出塗巷採聽異言由是以曼爲事曼輕淺無防慮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賞客語好屏人清閒上聞之疑曼欲反遂有誅曼之意僧人鮮于文粲與曼子德元往來密探朝旨告曼有異志世範等又啓上云曼謀因四年南郊與世祖故舊主帥於道中竊發會虎犯郊壇帝愈懼未郊一日敕停行元會畢乃召曼於華林省誅之下詔曰曼閭凡伍少無持操階

緣人乏班齒官途世祖在蕃搜揚擢用棄略疵
瑕遂升要重而輕跳險銳在貴彌著猜忌反覆
觸情多端故以兩宮所弗容十手所共指既內
愧于心外懼憲牘掩迹陳痾多歷年載頻授蕃
任輒辭請不行事以謙虛情實詭伏隆昌以來
運集艱難匡贊之功頗有心力迺爵冠通侯位
登元輔綢繆恩寄朝莫均焉谿壑可盈無厭將
及視天畫地遂懷異圖廣求卜相取信巫覡論
薦黨附遍滿臺府令大息德元淵藪亡命同惡

相濟劒客成群弟詡凶愚遠相脣齒信驛往來
密通要契去歲之初奉朝鮮于文粲備告姦謀
朕以信必由中義無與貳推誠委任覬能悛改
而長惡易流構扇彌大與北中郎司馬蕭毅臺
隊主劉明達等剋期竊發以河東王鉉識用微
弱可爲其主得志之日當守以虛器明達諸辭
列炳然具存昔漢后以反脣致討魏臣以虯鬚
爲戮況無君之心既彰陵上之迹斯著此而可
容誰寘刑辟並可收付廷尉肅明國典晏未敗

數日於北山廟答賽夜還晏既醉部伍人亦飲
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輩中不復相禁制識者
云北勢不復久也晏子德元有意尚至車騎長
史德元初名湛世祖謂晏曰劉湛江湛並不善
終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是與弟晉安王友
德和俱被誅晏弟詡永明中為少府卿六年敕
位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妓詡與射聲校尉陰
玄智坐畜妓免官禁錮十年大赦特原詡禁錮後
出為輔國將軍始興內史廣州刺史劉纘為奴
所殺詡率郡兵討之延興元年授詡持節廣州
刺史詡亦篤舊晏誅上又遣南中郎司馬蕭季
敬襲詡殺之

蕭諶字彥孚南蘭陵人也祖道清員外郎
父仙伯桂陽國參軍諶初為州從事晉熙國侍
郎左常侍諶於太祖為絕服族子元徽末世祖
在郢州欲知京邑消息太祖遣諶就世祖宣傳
謀計留為腹心昇明中為世祖中軍刑獄參軍
東莞太守以勳封安復縣男三百戶建元初

爲武陵王冠軍臨川王前軍參軍除尚書都官
郎建威將軍臨川王鎮西中兵世祖在東宮諶
領宿衛太祖殺張景眞世祖令諶口啓乞景眞
命太祖不悅諶懼而退世祖即位出諶爲大末
令未之縣除步兵校尉領射陽令轉帶南濮陽
太守領御仗主永明二年爲南蘭陵太守建威
將軍如故復除步兵校尉太守如故世祖齋內
兵仗悉付之心膂密事皆使參掌除正員郎轉
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世祖卽疾延昌殿敕

諶在左右宿直上崩遺敕諶領殿內事如舊鬱
林卽位深委信諶諶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得
寐諶還乃安轉衞軍司馬兼衞尉加輔國將軍
丁母憂敕還復本任守衞尉高宗輔政有所匡
諫帝既在後宮不出唯遣諶及蕭坦之遞進乃
得聞達諶回附高宗勸行廢立密召諸王典籤
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衆皆
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爲手
敕呼諶其見信如此諶性險進無計略及廢帝

日領兵先入後宮齋內仗身素隸服諶莫有動
者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爲公二千戶甲仗五
十人入直殿內月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軍
將軍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特進爵衡陽郡公
食邑三千戶高宗初許事克用諶爲揚州及有
此授諶恚曰見炊飯熟推以與人王晏聞之曰
誰復爲蕭諶作堰筯者諶恃勳重干豫朝政諸
有選用輒命議尚書使爲申論上新即位遣左
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諶言深相疑阻二年六

月上幸華林園宴諶及尚書令王晏等數人
歡坐罷留諶晚出至華林閤仗身執還入省上
遣左右莫智明數諶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
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illegible]
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illegible]與人邪今[illegible]
卿死諶謂智明曰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illegible]
殺高武諸王是君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illegible]
省殺之至秋而智明死見諶爲祟詔曰蕭諶罪
自凡庸識用輕險因藉倖會早預驅馳永明之

季曲頒恩紀鬱林昏悖頗立誠効寵靈優渥期
遇兼隆內揔戎柄外暢蕃威兄弟榮貴震灼朝
野曾不感佩殊荷少答萬一自以勳高侵霍事
均難賞才冠當時恥居物後矯制王權與奪由
己空懷疑懼坐構嫌猜覘候宮掖希覬非望蔽
上罔下之心誣君不臣之跡固以彰暴民聽喧
聒遐邇遂潛散金帛招集不逞交結禁衛互為
脣齒密契戚邸將肆姦逆朕以其任寄既重爵
列河山每加彌縫弘以大信庶能懷音翻然悛

改而豺狼其性凶謀滋甚夫無將必戮陽秋明
義況釁積禍及若斯之大可收付廷尉速正刑
書罪止元惡餘無所問諶好左道吳興沈文猷
相諶云相不減高宗諶喜曰感卿意無為人言
也至是文猷伏誅諶兄誕字彥偉初為殿中將
軍永明中為建康令與秣陵令司馬迪之同乘
行車前導四平左丞沈昭略奏凡有鹵簿官共
乘不得兼列騶寺請免誕等官詔贖論延興元
年自輔國徐州為持節督司州刺史將軍如故

明帝立封安德侯五百戶進號冠軍建武二年
春虜攻司州誕盡力拒守虜退增封四百戶徵
左衛將軍上欲殺諶以誕在邊鎮拒虜故未及
行虜退六旬諶誅遣黃門郎梁王爲司州別駕
使誅[illegible]束身受戮家口繫尚方諶弟誄與諶同
豫廢立爲寧朔將軍東莞太守轉西中郎司馬
建武初封西昌侯千戶轉太子左率領軍解司
州圍還同伏誅諶伯父仙民官至太中大夫卒
蕭坦之南蘭陵蘭陵人也祖道濟太中大夫父

欣祖有勳於世祖至武進令坦之與蕭諶同族
初爲殿中將軍累至世祖中軍板刑獄參軍以
宗族見驅使除竟陵王鎮北征北參軍東宮直
閤以懃直爲世祖所知除給事中淮陵令又除
蘭陵令給事中如故尚書起部郎司徒中兵參
軍世祖崩坦之隨太孫文武度上臺除射聲校
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員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
坦之世祖舊人親信不難得入內見皇后於宮
中及出後堂雜戲狡獪坦之皆得在側或值醉

後躬祖坦之輒扶持諫喻見帝不可奉乃改計
附高宗密爲耳目除晉安王征北諮議隆昌元
年追録坦之父勳封臨汝縣男食邑三百戶徙
征南諮議高宗謀廢少帝既與蕭諶及坦之定
謀帝腹心直閤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
處分諶未能發始興内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
穎基遷都尉諶欲待二蕭至藉其勢力以舉事
高宗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
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

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
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諶遑遑遂明日遂廢帝坦
之力也海陵即位除黃門郎兼衛尉卿進爵伯增
邑爲六百戶建武元年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
進爵侯增邑爲千五百戶明年虜動假坦之節
督徐州征討軍事虜圍鍾離春斷淮洲坦之擊
破之還加領太子中庶子未拜遷領軍將軍永
泰元年爲侍中領軍東昏立爲侍中領軍將軍
永元元年遭母喪起復職加左將軍置府江祐

兄弟欲立始安王遥光密謂坦之坦之曰明帝取
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復作此
事恐四海瓦解我其不敢言持喪還宅宅在東
府城東遥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
著褌踰牆走從東冶徼渡南渡間道還臺假節
督衆軍討遥光屯湘宮寺事平遷尚書右僕射
丹陽尹右軍如故進爵公增邑千戶坦之肥黑
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為蕭蒯很專執羣小畏
而憎之遥光事平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
文濟領兵圍坦之宅殺之子貴祕書郎亦伏誅
坦之從兄翼宗為海陵郡將發坦之謂文濟曰
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
坦之告文濟曰應得罪仍遣收之檢家赤貧唯
有質錢帖子數百還以啓帝原死繫尚方和帝
中興元年追贈坦之中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江祏字弘業濟陽考城人也祖遵寧朔參軍父
德隣司徒右長史祏姑為景皇后少為高宗所
親恩如兄弟宋末解褐晉熙國常侍太祖徐州

西曹員外郎高宗冠軍參軍帶瀟陽令竟陵王
征北參軍尚書水部郎高宗為吳興以祐為郡
丞加宣威將軍廬陵王中軍功曹記室安陸王
左軍諮議領録事帶京兆太守除通直郎補南
徐州別駕高宗輔政委以心腹隆昌元年自正
員郎補丹陽丞中書郎高宗為驃騎鎮東府以
祐為諮議參軍領南昌太守與蕭諶對直東府
省內時新立海陵人情未服高宗胛上有赤誌
常祕不傳祐勸帝出以示人一旨壽太守王洪範
寵任還上祖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
無泄言洪範曰公日月之相在軀如何可隱轉
當言之公卿上大悅會直後張伯尹瓚等屢謀
竊發祐誅夷虞無計每夕輒託事外出及入纂
議定加祐寧朔將軍高宗為宣城王大史密奏
圖緯云一號當得十四年祐入帝喜以示祐曰
得此復何所望及即位遷守衛尉將軍如故封
安陸縣侯邑千戶祐祖遵以后父贈金紫光禄
大夫父德隣以帝舅亦贈光禄大夫建武二年

遷右衛將軍掌甲仗廉察四年轉太子詹事祐以外戚親要勢冠當時遠致餉遺或取諸王第名書好物然家行甚整待子姪有恩意上寢疾永泰元年轉祐爲侍中中書令出入殿省上崩遺詔轉右僕射祐弟衛尉祀爲侍中敬皇后弟劉暄爲衛尉東昏即位參掌選事高宗雖顧命羣公而意寄多在祐兄弟至是更直殿內動止關諮永元元年領太子詹事劉暄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祐兄弟與暄及始安王遥光尚書令徐孝嗣領軍蕭坦之六人更日帖敕時呼爲六貴帝稍欲行意孝嗣不能奪坦之雖時有異同而祐堅意執制帝深忿之帝失德既彰祐議欲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初爲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妃索煮肫帳下諮暄暄曰且已煮鵝不煩復此寶玄恚曰舅殊無渭陽之情暄聞之亦不悅至是不同祐議欲立建安王寶寅密謀於遥光遥光自以年長屬當鼎命微旨動祐祐弟祀以少主

難保勸祏立遙光暄以遙光若立已失元舅之
望不肯同故祏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
黃曇慶於清溪橋道中刺殺暄曇慶見暄部伍
人多不敢發事覺暄告祏謀帝處分收祏兄弟
祀時直在內殿疑有異遣信報祏曰劉暄似有
異謀今作何計祏曰政當靜以鎮之耳俄而召
祏入見停中書省初直齋袁文曠以王敬則勳
當封祏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祏以刀環築其心
曰復能奪我封否祏祀同日見殺祀字景昌初

為南郡王國常侍歷高祖驃騎東閤祭酒祕書
丞晉安王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府州事治
下有宣尼廟久廢不脩祀更開掃構立祀弟禧
居喪早卒有子廞字偉卿年十二聞收至謂家
人曰伯既如此無心獨存赴井死後帝於後堂
騎馬致適顧謂左右曰江祏若在我當復能騎
此不暄字士穆出身南陽國常侍遙光起事以
討暄為名事平暄遷領軍將軍封平都縣侯千
戶其年又見殺和帝中興元年贈祏衛將軍暄

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祀散
騎常侍太常卿
史臣曰士死知己蓋有生所共情雖愚智之品
有二而逢迎之運唯一夫懷可知之才受知人
之眄無慙外物此固天理其猶藏在中心銜恩
念報況乎義早蕃僚道同遇合踰越勝已顧遇
先流棄子如遺曾微舊德使狗之喻人致前議
慙包狄心我無其事嗚呼陸機所以賦豪士也
贊曰王蕭提契世祖基之樂羊食子思克無辭

江劉后戚明嗣是維廢興異論終用乖疑

臣蕭　子顯　撰

江敷
何昌寓
謝淪
王思遠

江敷字叔文濟陽考城人也祖湛宋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父悊著作郎爲太祖所殺敷母文帝女淮陽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謝莊曰

此小兒方當爲名器少有美譽桂陽王休範臨
州辟迎主簿不就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
都尉除著作郎太子舍人丹陽丞時袁粲爲尹
見數歎曰風流不墜故在江郎數與晏賞留連
日夜遷安成王撫軍記室祕書丞中書郎數庶
祖母王氏老疾數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
及累居內官每以侍養陳請朝廷優其朝直尋
轉安成王驃騎從事中郎初湛娶褚秀之女被
遣褚淵爲衛軍重數爲人先通音意引爲長史



加寧朔將軍從帝立隨府轉司空長史領臨淮
太守將軍如故轉太尉從事中郎齊臺建爲吏
部郎太祖即位數以祖母久疾連年臺閣之職
永廢溫清啓乞自解初宋明帝勑數出繼從叔
慈爲從祖淳後於是僕射王儉啓禮無從小宗
之文近世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既孤之後
出繼宗族也雖寢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
簡偏嗣所寄唯數一人傍無眷屬數宜還本若
不欲江慈絕後可以數小兒繼慈爲孫尚書參

議謂間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顗無子立孫墜禮之始何琦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敳還本家詔使自量立後者出為寧朔將軍豫章內史還除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未拜門客通賊利世祖遣信撿覈敳慙懼此客而躬自引咎上甚有怪色王儉從容啓上曰江敳若能治郡此便是具美耳上意乃釋永明初仍為豫章王太尉諮議領錄事遷南郡王友竟陵王司徒司馬敳好文辭園基第五品朝貴中最遷侍中領本州

中正司徒左長史中正如故五年遷五兵尚書明年出為輔國將軍東海太守加秩中二千石行南徐州事七年徙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尋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啓世祖曰江敳今重登禮閣兼掌六軍慈渥所覃寔有優忝但語其事任殆同閑輩天旨既欲外其名位愚謂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納言上曰敳常啓吾為其舅中惡今既以何胤王瑩還門下故有此回換吳興鄧林即位遷掌吏部隆昌元年為侍

中領國子祭酒鬱林廢朝臣皆被召入宮敞至
雲龍門託藥醉吐車中而去明帝即位改領祕
書監又改領晉安王師建武二年卒年四十四
遺令儉約葬不受詔曰敞貽厥贈詔賻錢三萬布百匹子
儉立言歸善益有嘉傷可從所請贈散騎常侍
太常謚曰敬子
何昌寓字儼望廬江灊人也祖叔度吳郡太守
父佟之太常昌寓少而淹厚爲伯父司空尚之



所還宋建安王休仁爲揚州辟昌寓州主簿遷
司徒行參軍太傳五官司徒東閤祭酒尚書儀
曹郎建平王景素爲征北南徐州昌寓又爲府
主簿以夙素見重母老求禄出爲湘東太守加
秩千石爲太祖驃騎功曹昌寓在郡景素被誅
昌寓痛之至是啓太祖曰伏尋故建平王因心
咱遠忠孝基性徽和之譽卑布國言勝素之情
夙洽民聽世祖綢繆太宗眷異朝中貴人野外
賤士雖聞見有殊誰不悉斯事者元徽之間政

關羣小構扇異端共令傾覆慇懃之非古人所
悼況蒼梧將季能無衒惑一年之中藉者再三
有必巔之危無蹔立之安行路寒心往來跼蹐
而王夷慮坦然委之天命惟謙惟敬專誠奉國
閨無執戟之衛門闕衣介之失此五尺童子所
見不假闊曲言也一淪疑似身名頓滅冤結淵
泉酷貫穹昊時經隆替歲改三元曠蕩之惠亟
申被枉之澤未流俱沐溫光獨酸霜露明公鋪
天地之施散雲雨之潤物無巨細咸被慶渥若

今日不蒙照滌則為萬代冤魂昌寓非敢慕慷
慨之士激揚當世實義切於心痛入骨髓瀝腸
紓憤仰希神照辯明枉直亮王素行使還名帝
籍歸靈舊塋死而不泯豈忘德於黃壚分軀碎
首不足上謝又與司空褚淵書曰天下之可哀
者有數而埋冤於黃泉者為甚焉何者百年之
壽同於朝露揮忽去留寧足道哉政欲闔棺之
日不隕令名竹帛傳芳烈鐘石紀清英是以昔
賢甘心於死所者也若懷忠抱義而負枉冥冥

之下時主未之矜卿相不爲言良史濡翰將被
以惡名豈不痛哉豈不痛哉竊尋故建平王地
屬親賢德居宗望道心惟沖睿性天峻散情風
雲不以塵務嬰衿明發懷古惟以琴書娛志言
忠孝行惇慎二公之所深鑒也前者阮揚連黨
搆此紛紜雖被明於朝貴愈結怨於羣醜覘察
繼蹤疑防重著小人在朝詩史所歎少一句清識
飲涕王每永言終日氣淚交橫既推信以期物
故日去其備衛朱門蕭條示存典刑而已求解

徐州以避北門要任苦乞會稽貪處東甌閑務
此並彰於事迹與公道味相求期心有素方共
經營家國劬勞王室何圖時不我與契闊屯昏
忠誠弗亮罹此百殃歲朔亟流已經四載皇命
惟新人沾天澤而幽然深酷未蒙照明封殯卑
雜窮魂莫寄昭穆不序松栢無行事傷行路痛
結幽顯吾等叩心泣血實有望於聖時公以德
佐世欲物得其所豈可令建平王枉直不分邪
田叔不言梁事袁絲諫止淮南以兩國疊禍尚

回帝意豈非親親之義寧從敦厚而令疑以未辨爲世大戮若使王心跡得申亦示海内理冤枉明是非存亡國繼絶世周漢之通典有國之所急也昔叔向之理恃祁大夫而獲免戾太子之冤資車丞相而見察幽靈有知豈不眷眷於明顧碎首抽腸自謂不殞濵咎曰追風古人良以嘉歎但事既昭晦理有逆從建平初旦元徽末悖專欲委咎阮杨彌所致疑于時正亦謬參此機若審如高論亦深太祖嘉其義轉爲記室參軍徙左西太尉戶曹屬中書郎王儉衛軍長史儉謂昌寓曰明元年竟陵王子良表置友學官以昌寓爲竟陵王文學以清信相得意好甚厚轉楊州别駕豫章王又善之遷太子中庶子出爲臨川内史除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復爲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遷吏部郎轉侍中臨海王昭秀爲荆州以昌寓爲西中郎長史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行荆州事明帝遣徐玄慶西上害蕃鎮諸王玄

慶至荆州欲以便宜從事昌寓曰僕受朝廷意寄翼輔外蕃何容以殿下付君一介之使若朝廷必須殿下還當更聽後旨昭秀以此得還京師建武二年爲侍中領長水校尉轉吏部尚書復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四年卒年五十一贈太常謚簡子昌寓不雜交遊通和汎愛歷郡皆清白士君子多稱之

謝瀹字義潔陳郡陽夏人也祖引微宋太常父莊金紫先禄大夫瀹四兄颺朏顥從世謂謝莊名兒爲風月景山水顥字仁悠少簡靜解褐祕書郎累至太祖驃騎從事中郎建元初爲吏部郎至太尉從事中郎永明初高選友學以顥爲竟陵王友至北中郎長史卒瀹年七歲王彧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孝武召見於稠人廣衆之中瀹舉動閑詳應對合旨帝甚悅詔尚公主值景和敗事寢僕射褚淵聞瀹年少清正不惡以女結婚厚爲資送解褐車騎行參軍遷祕書郎司徒祭酒丹陽丞撫軍功曹世祖爲中軍引爲

記室齊臺建遷太子中舍人建元初轉桂陽王
友以母老須養出爲安成内史還爲中書郎衛
軍王儉引爲長史雅相禮遇除黄門郎兼掌吏
部尋轉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轉長史兼侍
中濡以晨昏有廢固辭不受世祖勑令速拜别
停朝直遷司徒左長史出爲吳興太守長城縣
民盧道優家遭劫誣同縣殷孝悌等西人爲劫
濡收付縣獄考正孝悌母駱詣登聞訴稱孝悌
爲道優所誹謗橫加劾爲劫一百七十三人連名保

徵在所不爲申理濡聞孝悌母訴乃啓建康獄
覆道優理窮款首依法斬刑有司奏免濡官濡
又使典藥吏煮湯失火燒郡外齊南廂屋五間
又輒鞭除身爲有司所奏詔竝贖論在郡稱爲
美績母喪去官服闋爲吏部尚書高宗廢鬱林
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濡濡與客圍基每下子
輒云其當有意音局乃還齋卧竟不問外事也
明帝即位濡又屬疾不視事後上讌會功臣上
酒尚書令王晏等興席濡獨不起曰陛下受命

應天從民王晏妄叨天功以爲已力上大笑解之座罷晏呼瀹共載還令省欲相撫悅瀹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劒瀹謂之曰身家太傅裁得六人君亦何事一朝至此晏甚憚之加領右軍將軍兄朏在吳興論啓公齊稽晚瀹輒代爲啓上見非其手迹被問見原轉侍中領太子中庶子豫州中正永泰元年轉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其年卒年四十五贈金紫光祿大夫謚簡子初兄朏爲吳興瀹於征虜渚送別朏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瀹建武之初專以長酣爲事與劉瑱沈昭略以觴酌交飲各至數斗世祖嘗問王儉當今誰能爲五言詩儉對曰謝朏得父膏腴江淹有意上起禪靈寺勑瀹撰碑文王思遠琅邪臨沂人尚書令晏從弟也父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引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敬元竝栖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爲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栢與廬

江何昌寓沛郡劉璡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
女廢爲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爲備
笄總訪求素對傾家送遣除晉熙王撫軍行參
軍安成王車騎參軍建元初爲長沙王後軍主
簿尚書殿中郎出補竟陵王征北記室參軍府
遷司徒仍爲録事參軍遷太子中舍人文惠太
子與竟陵王子良素好士立蒙賞接思遠求出
爲遠郡除建安内史長兄思玄卒思遠友于甚
至表乞自解不許及祥日又固陳世祖乃許之

除中書郎大司馬諮議世祖謂太子竟陵王子
良薦思遠及吳郡顧嵩之陳郡殷叡邵陵王子
貞爲吳郡世祖除思遠爲吳郡丞以本官行郡
事論者以爲得人以疾解職還爲司徒諮議參
軍領録事轉黄門郎出爲使持節都督廣交越
三州諸軍事寧朔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
高宗輔政不之任仍遷御史中丞臨海太守沈
昭略贓私思遠依事劾奏高宗及思遠從兄晏
昭略叔父文季請止之思遠不從案事如故建

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從兄晏爲尚書令不欲
竝居內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讓曰近頻煩歸啓
實有微槩陛下矜遇之厚古今罕儔臣若孤恩
誰當勠力既自誓輕命不復以塵黷爲疑正以
臣與晏地惟密親必不宜俱居顯要慺慺丹赤
守之以死臣實庸鄙無足奬進陛下甄拔之旨
要是許其一節臣果不能以理自固有乖則哲
之明犯冒之尤誅責在己謬賞之私惟塵聖鑒
權其輕重寧守福心且亦緣陛下以德御下故



臣可得以禮進退伏願思垂拯宥不使零墜今
若抵膺所忝三公不足爲劇而臣苟求刑戮自棄富榮愚夫不爲臣
亦庶免此心此志可矜可矜如其上命必行請
罪非理聖恩方置之通塗而臣固求擯壓自愍
自悼不覺涕流謹冒鈇鉞悲心以請窮則呼天
仰斯一照上知其意乃改授司徒左長史初高
宗廢立之際思遠與晏閑言謂晏曰兄荷世祖
厚恩今一旦簒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

未知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不失
後名晏不納及拜驃騎集會子弟謂思遠兄思
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
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及晏
敗故得無他思遠清脩立身簡潔衣服粧奩窮
治素淨賓客來通輒使人先密覘視衣服垢穢
方便不前形儀新整乃與促膝雖然既去之後
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上從祖弟季敞性甚
豪縱上心非之謂季敞曰卿可數詣王思遠上



既誅晏遷為侍中掌優策及起居注永元二年
遷度支尚書未拜卒年四十九贈太常謚貞子
思遠與顧暠之友善暠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
兒子經紹甚至暠之字士明少孤好學有義行
初舉秀才歷官府閤永明末為太子中舍人兼
尚書左丞隆昌初為安西諮議兼著作與思遠
並屬文章建武初以疾歸家高宗手詔與思遠
曰此人殊可惜就拜中散大夫卒年四十九思
微永元中為江州長史為陳伯之所殺

史臣曰德成爲上藝成爲下觀夫二三子之治身豈直清體雅業取隆基構行禮蹈義可以勉物風規云君子之居世所謂美矣

贊曰江蔡世業有聞時陂何申舊主辭出乎義謝獻壽觴載色載剌思遠退食冲心篤寄